

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

汝道至简

◇ 李晓娟

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汝瓷既有其器，也有其道，巧妙地将道教哲学融汇于实用性与艺术性、工艺与审美兼容的技艺中，“道”在汝瓷中可以理解为规律，或一种默默影响汝瓷的力量。

汝道至简，汝瓷尚简，深刻地说明了汝瓷的审美核心及价值标准就是简，是汝瓷遵循的天地之道——简，但“道”亦为万物之母，“简”到极处便内蕴万种。

宋代儒、释、道三教融合。儒家在道与佛两教的相互渗透中学习，提倡“中庸和谐”，在汝瓷上体现为简约之美；佛教追求观自在，求得“大德圆满”的圆融境界，在汝瓷上体现为典雅之美；道教的“清静无为”可喻汝瓷的淡青色，被视为“自然之美”。

天有天之之道，在于“始万物”；地有地之道，在于“生万物”；人有人之道，在于“成万物”。汝瓷艺术是天人合一最直接的体现，是手工艺人与金木水火土的交融。虽然手艺人掌握了汝瓷烧制技艺的内在规律，但总是要在处理自身与万物关系时呈现出一种交融与共享的状态，作品方能展现天人合一的至简之美。

汝瓷位居我国宋代“汝、官、哥、定、钧”五大名瓷之首，不但体

现了工匠精湛的烧制技艺，而且融入了文人的思想修养，形成宋瓷美学精神，这种极简思想内涵与艺术技艺的融合，得以支撑其五大名瓷之首的地位。

汝瓷文质彬彬宛若君子，手艺人通过自己的技艺和情愫赋予了汝瓷生命，汝瓷开片纹路像人生走过的道路，这既是文化的积淀，又是生活阅历的积累，彰显着希望和自信，见证着自我超越。

汝瓷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瓷器的传统审美习惯，不再一味地追求瓷器外部的表现形式，更注重器物内在的韵味和意境。其清静淡雅的釉色彰显清新脱俗的美，唯美含蓄的内在更能将内敛的美感散发出来，生动表达具有儒雅之心、高洁之士的内心渴求。

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，淡泊明志才能志趣高洁，平稳静谧，排除外来干扰，达到远大目标。欣赏汝瓷，我们要感受她的简约与丰富、单一与复合、空灵与充实，从而将复杂人生回归自然本心，沉淀出清晰思路，得到那份宁静与真实，启迪人生，让生命之船愈走愈远。

人间瓷话

咏白龟湖国家湿地公园

◇ 严奇音

一
泽国围城岸，长汀景物鲜。
柳深潜水影，塘满涨荷仙。
鹭羽轻飞试，莺声频递传。
清风融夏日，甸上起莺莺。

二
滨湖藏泽屿，幽夏洞天开。
苇荡连环绕，蹊桥迂曲徊。
鹭闲栖草去，荷艳涨池来。
忽念渔歌晚，斜晖任剪裁。

湖畔夏雨

◇ 刘清源

不同于春雨的温柔细腻，也迥异于秋雨的凄凉幽寂，夏雨是狂热而又活泼的。

前段时间，干裂的大地迎来雨的洗礼，热烈又富有生机。家旁的白龟湖许久未踏足，雨天的屋内尤为燥热。不妨趁着夏日白昼长，携伞去白龟湖，享受雨天湖畔的视觉盛宴，洗去内心的焦躁。

夏雨活泼得像个小孩子。感知到雨水即将到来，我慌忙撑开了伞，庆幸地躲在伞下等待着倾盆的雨。长久的寂静宣示着雨的不知去向。无奈地合上伞，却又被突如其来雨浇得不知所措。那便不要伞，任由夏雨冲洗身躯。或许是夏雨的洗礼，眼睛更为清亮，于是便欣赏起了雨中的湖。

滴答滴答，雨水敲击湖面，激起无数水花，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莫过于此。雨滴与湖接触，瞬间消失不见，留下层层涟漪，缓慢向四周扩散着，似舞女摇曳的裙摆。至于雨打荷花，更是另一番景致。雨滴落在荷叶上，化作一颗颗晶莹的水珠。风轻吹，荷叶摇曳，滚动的水珠终是落入湖面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在这清脆的交响乐中，荷花盛装出场。许是受到了雨的滋润，荷花显得尤为惊艳动人，绽放的花瓣带着淡淡的清香在湖面起舞。

本以为雨行湖畔，路上应无多少人。然而不知不觉中，已与不少人擦肩而过。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原来，仍有无数同道中人，不约而同在雨中漫步湖畔，

享受久违的宁静，抑或寻觅内心的宁静。

伴随着雨中湖畔的声乐，尘世的喧嚣早已烟消云散。走累了，坐在树下，在树枝的遮掩下静静地看。树木青翠欲滴，枝条上挂着重露，闪烁着不知何处的光亮。枝条在雨中呼吸着，舒展身躯，尽情展示生命的活力。矗立不动的垂钓者，沉静地守护在湖畔。此刻，他们的比树木更像树木。人与自然的融合，在这雨中彰显得淋漓尽致。

湖中心的小岛在烟雨中若隐若现。云与雨相融，缭绕在岛周围，恍若人间仙境，灵动的湖水为她更添几分神韵。我如痴如醉地看着，灵魂仿佛已离开躯体，遨游在这美丽的世界。

夏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这便是它的独特魅力。雨过天晴，阳光穿透云层照耀湖面，水汽逐渐消散，一切似乎又变回原来的模样。我满心懊恼，正欲怨这阳光不通人情，破坏了天然仙境，却又被阳光下晶莹剔透的湖水吸引。这颗镶嵌在大地上的宝石，正折射着阳光的余晖。

不妨抬头看天。“雨过天晴云破处”，天青色的美，美得醉人，难怪徽宗对此念念不忘。

内心浮躁之时，何不走进夏雨的湖畔。最好伞也不要带，让这夏雨把你浇个透。在雨水的滋润中，品味这热情生机的夏，欣赏这灵动活泼的雨，在自然的怀抱中领悟生命的真谛。

提起宝丰县前营乡小店头行政村龙兴寺自然村中的龙兴寺，当地人就会自豪地说起唐朝“诗仙”李白“画圣”吴道子以及宋代苏辙、苏轼在龙兴寺作序作画作记题诗的诗佳话，还有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大义殉节此寺的轶事。

小店头行政村位于宝丰县城西北边缘23公里处，西南邻鲁山，北接汝州，为古时宛洛要隘。龙兴寺起源于东汉年间，是隋唐名刹。唐宋时宝丰隶属汝州，又名龙兴县，故该寺曾被称汝州龙兴寺；又因位于小店头行政村西南约1公里处的训狐山上，曾名训狐寺。隋初，湛河区曹镇乡也有一座龙兴寺，人们把曹镇乡的龙兴寺称为南龙兴寺，把前营乡的龙兴寺称为北龙兴寺。

夏季一个晴朗的日子，我们驱车前往龙兴寺。车到前营乡境内老虎山东段，一个美丽的小盆地呈现在眼前。其四面环山，西南高、东北低，北面是虎狼爬岭（湖浪山），西南是训狐山，东部为虎狼爬岭向南伸展的余脉。这些山岭就像一个温柔的臂膀，把小店头村、红瓦房村、龙兴寺村紧紧揽在怀里。石河水从村南训狐山南侧和老虎山北侧之间的峡谷穿过，绕老虎山北麓行进，后从老虎山东段折而向南。

穿过龙兴寺村东西路，来到训狐山南坡龙兴寺，绿树掩映下的寺院内外蝉鸣声声，老砖、老房布满了岁月沧桑，院墙上一片片绿油油的苔藓，房顶上一簇簇旺盛的瓦松、狗尾巴草和一些不知名的草儿在风中摇曳着婀娜的身姿，使清

静的寺院透射出勃勃生命力。

龙兴寺总建筑面积约0.62亩（1亩≈666.67平方米），第一进主体建筑为大雄宝殿，第二进正面为大佛殿，第三进院二门外是伽蓝殿，即吴道子绘画丹青的华严殿，殿旁矗立的阁楼，是李白作《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》所登的龙兴阁。北宋时，苏辙（当时任汝州太守）捐钱重修吴画，苏轼歌吟吴画、盛赞其弟。目前，该寺明清时期修建楼舍有9栋，为鼓楼、下过殿、斋堂、客堂、皇姑殿、寮房、耳房、佛爷殿、西佛殿。其中，西佛殿原为华严小殿，为明代修葺，其余为清道光三十年（公元1850年）重建。

据传，龙兴寺源起更始元年（公元23年），刘秀在昆阳（今叶县）大败王莽主力后，受命为破虏大将军行司隶校尉，前往洛阳整修官府，曾驻蹕训狐山。东汉明帝后，佛教传入中原，在京师洛阳设立白马寺，向周边辐射；为纪念光武帝驻军，在训狐山建龙兴寺。当时，整个寺院占地40余亩，殿堂林立，苍松翠柏，百鸟啾啾，蔚为壮观。

唐开元二十二年（公元734年），李白骑马仗剑，自湖北安陆北游，途经龙兴寺，见这里山川秀丽，苍松叠翠，环境幽雅，登龙兴阁，触景生情，作《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》。唐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，龙兴寺华严殿落成，住持僧人盛邀吴道子至寺作画。吴道子不用尺规，用黄沙糯米汤捣泥，转臂运墨，一气呵成，留下了千古奇绝的吴道子壁画。唐会昌五年（公元845年）唐

武宗时期，除京都长安、东都洛阳各留两寺，同州、华州、高州、汝州各留一寺外，其余寺院尽毁，而龙兴寺是当时奉旨保存的寺院之一，吴道子壁画也因此保存下来。唐兴元元年（公元784年）八月三日，唐代书法家颜鲁公（颜真卿）被李希烈囚禁于龙兴寺。之后，颜真卿于龙兴寺殉节，遗体灵柩曾在寺内存留五个月，至贞元元年（公元785年）正月十七日由陈仙奇护送归京。这一轶事为龙兴寺增添了一道新的历史印痕。

岁月如流，星移岁迁。北宋年间，时任汝州知州的苏辙，见龙兴寺屋瓦弊漏，涂线缺弛，几浸于风雨，吴画壁年久失修，遂对吴画壁作保护性维修，并作《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》。后来，苏轼前往汝州，见苏辙修吴画壁如初，极为赞赏，特作《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》七言诗。

龙兴寺北0.5公里处的镇风塔为明嘉靖十年（公元1531年）修建，高3.5米，塔基呈2.5米见方的正方形，塔身第二层、第五层为八角形，第三层为四角形，第四层、第七层为莲花形，塔顶有塔刹。塔身隐约有图片和石刻铭文，但已模糊不清。

滚滚历史长河中，龙兴寺就像一艘巨轮，载着历史风物，带着一路风尘，伴着星辰日月，穿越时空隧道，走进了现代人的视野。

上世纪60年代前，每到汛期，山洪从山口（龙兴寺水库）奔涌而下，下游河

水暴涨，殃及百姓。1958年至1960年，人们拦河筑坝，修建了龙兴寺水库。该水库属中型水库，坝顶高290米，坝宽50米，库容3550万立方米，流域面积74平方公里。1970年至1973年，当地人战天斗地，又架渡槽修渠，引水至田间地头，使这方肥沃的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田。

站在水库大坝上，沐浴着丝丝凉风，彩霞下群山连绵起伏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掠过几只小鸟，泛动几叶小舟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大坝东面，巨大水柱像脱缰的野马，挟着轰鸣声从闸门喷涌而出，落入坝下嶙峋的石丛上，飞溅起一朵朵雪白浪花，继而下落汇成一股激流，倏而钻入龙兴寺前峡谷中，漫行于田畴村舍。此情此景，让人顿生逝者如斯夫的感觉。

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”循着古人的足迹，我们看到了山清水秀的训狐山、古韵悠长的龙兴寺，这山水草木、砖瓦文画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故事，散发着思想文化的芬芳，也为今人探索千年历史打开了一扇大门。

夕阳西下，倦鸟归巢。途中，回想起前营乡小店头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赵军亮的话：“我们这里有山有水，有千年古刹，有名胜古迹，有圣贤诗画，有美丽传说。我们一定要把龙兴寺这颗历史文化明珠擦得更亮，并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文化优势，建设和美丽乡村，让大家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。”我也坚信，这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丽富饶。



家有老宅

◇ 张万强

3间瓦屋。

小时候，我和父母住一起，两个姐姐住堂房内室，哥哥大一点，住堂房一间。几大家子的厨房都是借用风道、闲余的地方搭起的临时棚子，想喂个猪、养个羊都是奢望。

1960年，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。1963年后，尽管日子有所缓解，但依然艰苦，人们想改善居住条件更是痴心妄想。一来是没有经济实力，二来是没有地方建，那时候还不允许打宅基地。

转眼到了七十年代，我们一个个逐渐长大。加之我三叔四叔家弟弟妹妹不断增多，居住空间越发压缩，于是便出现了串房檐借居生活。

七十年代初，我同父亲住进了生产队的牛院牛窑洞里。那时候牛院有5亩大小，牛院内打有3个孔窑，每个窑洞都有三四间房那么大，而且洞与洞之间相通。牛槽建在窑洞中间，每个窑洞门口都垒砌有床，方便牛把子晚上照顾牲口。

每个窑洞里都喂有一头牛。父亲是牛把子队长，当然要承担起看养牲口的任务。大牲口同人一样，每天三顿都需要喂草用料，夜间进食多、用时长，住窑洞冬暖夏凉，并非坏事。

冬天的窑洞很红火，队里的会议多半在这里开。往往是八点开会，九点人才到，一言不合还会吵闹不休，甚至大打出手。这可苦了我这个学生娃。有时睡得正香被他们吵醒，或被他们烤玉米秸秆熏呛得不行，弄得第二天起不来，上学无精打采。

这还好说，有时父亲不在那儿睡，半夜里我被尿憋醒，就得光着身子壮着胆子起来方便。时不听到一两声豕豕头嗷叫，令人不寒而栗，头发稍直竖，加之窑洞里刺鼻的气味，让人有种说不出的难受。但又无奈，只好钻进被窝在不知不觉中睡去。

到了夏天，所有的牲口都弄到了牛院里喂草，晚上窑洞里阴凉无法睡，

只能躺在牛车上过夜。晚上尤其到了后半夜，村里几声狗叫、鸡鸣都会让人从睡梦中惊醒。夏天的早晨有潮气，被子湿黏，起得浑身不舒服，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。

八十年代，生产队散了伙，犁耩锄耙分户到家，牲口被分掉，我也没了去处。那时候，哥哥是生产队会计，村东头坡高崖陡处有块叫羊脑的地，队里建有打麦场，三面都是庄稼。场地上建有三间平房，被称为场房屋。两间用作生产队的仓库，一间用于生产队办公。哥哥平时在那儿办公走账，放一张单床就寝。

从此，我与哥哥为伍，住进了场房屋。那时夏天还没有电风扇、空调之类的物品，天气热，蚊子多，大部分村民在打麦场上乘凉。最难熬的属冬夜，一个人摸黑去那里睡觉，深一脚浅一脚。有时候一个人睡，北风呼呼地刮着，野鸟不知不休地叫着，疼得久久不能入睡。

那些年，我连大年初一也是在这里度过。每当早晨一阵阵鞭炮声响起，我的心中就有种不可名状的烦扰，期盼着早一天结束这种串房檐的日子，拥有自己家的房子。

1980年前后，我们家终于第一个拿到了宅基地批文，先建起了两间房，我和哥哥一起搬了进去。第二年，我家在全村第一个建起三间土墙堂房。要知道，那时候盖起三间上房是多么的不易，全凭家人干累生产队里的活儿加工盖的，土都是趁月亮地儿老远拉回来的。

如今，村里老房改造的改造，翻新的翻新，所剩无几。自俺家搬出后，三个伯伯都陆续打了新宅基地搬了出来，家里的房子都留给了五叔。五叔把老房都给扒了，盖了平房。牛窑洞塌了，场房屋也没了，物是人非。但这段记忆始终不离不弃，我想，它是启迪和激励，更是人生不可丢弃的精神财富。

葵花绽放知时节

◇ 白晓辉

清晨，我推开通往花园的门，惊喜异常，一株向日葵开花了。

清风徐来，它微微摇曳，似乎在向我点头微笑。这是我年初种下的向日葵，没空精心培育，只是看到它们纤细的杆茎被风吹倒、被雨淋倒、被猫咪碰倒时，才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扶正，找了木棍插在土壤里，用绳子把木棍和杆茎绑牢。不过，不知道是因种植时节不对、施肥不足，加上旁边茂盛的李子树遮挡了大部分阳光，还是江南本不适合种向日葵，它们很纤弱，就如同女儿的学习成绩一样。

女儿成绩较差，而我和妻子之前一直对她寄予厚望，希望她比父母更优秀。她读小学时，成绩还比较理想。不过，自从我们三年前不远千里从中原老家迁居江南，她过来读初中后，成绩开始下滑。为此，我和妻子一直很焦虑，担心她考不上普通高中，甚至考不上职高。尽管老人反复开导：“咱们的任务是把孩子抚养成人，不是非要成才，只要健康快乐就好。”我们虽然觉得话有道理，却仍难释然。

我欣喜这株向日葵恰恰在女儿中招考试第一天开花，就扭过头屋里喊：“快来看看，向日葵开花了，闺女今年要夺魁了！”母女俩听到喊声，连忙跑出来。这株向日葵虽然花盆不大，但骄傲地开着，淡淡的花香渲染着夏日的明媚，金黄色的花瓣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传递着温暖和希望，我们被这绚烂的葵花鼓舞着，期盼奇迹发生。

最终，女儿的中招成绩比平时高了百十分，虽未达成理想目标，但还算令人满意。仔细想想，这一切有迹可循。考试前几天晚上，妻子让她背诵初中语文课本上的全部古诗词，她竟然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，令我刮目相看。而她上次令我刮目相看还是读幼儿园时，一天，她缠着我讲故事《睡美人》，我讲不上来，她说：“爸爸，还是我讲给你听吧。”原来，她很喜欢这个故事，已经听了无数遍，却还喜欢别人讲给她听。我听说她绘声绘色地讲着，惊叹她的语言天赋，心想她或许有一天能成为作家。然而，随着她的成绩一落千丈，我也渐渐失望，疏于关注她的学习。不过，我内心深处还是渴望她能“夺魁”，也不自觉地种下了向日葵。

葵花绽放知时节。女儿就像这向日葵，虽然不够茁壮，但还是顽强地按时盛开了。希望她今后能像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，灿烂明媚，勇敢追求幸福和理想。

